

宣和遺事

冊全



線

857.41

5368

25

舊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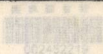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典藏

宣和遺事



四倍講要



002452219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禮居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857.41
5368
25

新編宣和遺事目錄

前集

歷代君王荒淫之失

唐明宗祝天生聖人

趙太祖生洛陽夾馬營

太祖陳橋驛為軍民推戴

柴世宗讓位太祖

太宗間定都於陳希夷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

神宗用王安石為相

王安石行青苗錢法

范鎮韓琦奏青苗錢擾民

貶王安石安慶府

安石男王雱病疽死

王安石見男雱擔鐵枷

安石捨宅為寺求福薦男雱

安石引蔡京入朝任事

章惇再行新法

徽宗即位

章惇薦蔡京為翰林學士

豐稷等奏京不可用

龔夫奏蔡京蔡卞同惡相濟

陳瓘奏貶章惇雷州居住

童貫往撫州監造作局

宣和遺事目錄

中華書局聚

國家圖書館



002452219

101311346

楊戩因童貫得用

除蔡京爲丞相

蔡京償巨商債

營造宮殿大興工役

誣元祐諸賢爲黨禁

封安石爲荆公

加封安石爲舒王

立元祐黨碑於端門

石匠安民不肯鑄名於碑

蔡京立茶法權茶更立鹽法

章觀論鹽鈔苦民被貶

蔡京令天下寺觀祝聖壽

命童貫安撫熙河

彗出西方下詔求言

劉逵乞碎元祐黨碑

解州鹽池蛟祟

命張繼先除蛟害

二神起居聖駕

襄封繼先爲真人

黃河清廬州雨豆

蔡京賀瑞卽除太師

復賜蔡京玉帶

康王生上夢錢鏐挽御衣

河南淮北旱命道士王文卿祈雨

張商英論蔡京專恣朝政

蔡京降授太保

除張商英爲右丞相

張闡知杭州兼花石綱事

朱勔因花石綱得幸

詔毀京師淫祠

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詔蔡京入內苑賜宴

蔡京進封魯國公

詔安石配享夫子廟

賜方士徐知常號沖虛真人

郊祭以道士執儀衛前導

置道階品秩

林靈素以夢感徽宗得幸

徽宗夢遊神霄宮

自稱爲道君皇帝

女真陷遼

詔林靈素修道書

靈素入冥見明達后

天神降坤寧殿

道士劉混康奏增萬歲良岳

金芝產萬歲峯

徐知常報三章獲罪上帝

知常逃歸閩累詔不赴

知常引獄吏遊月宮

蔡京子蔡攸尙康福公主

童貫進太保

大內火是夕徽宗私宿於外

御寶籙宮度籙設千道會

呂洞賓題詩赴會

女真阿骨打稱帝

宣和殿地陷

景靈廟神像有淚

神宗便殿塼出血

詔改佛爲大覺金仙

金使來議攻遼

開封茶肆龍現爲軍所殺

東北現黑白二炁有拆裂聲

水破汴隄命唐恪治水

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殿

蔡京請見安妃

八閤皆琉璃之瑞

上幸蔡京第觀金芝

蔡京進鳴鑾記

蔡京勸道君以太平爲娛

道君易服私行都市

李邦彥爲浪子宰相

鄧肅進十詩譏切朝政

金國遣使誓爲兄弟國

議滅遼以燕南歸宋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太宰

方臘叛於睦州

差童貫收方臘

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

洛陽京畿黑嘗出掠食小兒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使

梁師成加開府儀同三司

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楊志等押花石綱違限配衛州

孫立等奪楊志往太行山落草

宋江因殺閻婆惜往尋晁蓋

宋江得天書三十六將名

宋江三十六將共反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太史奏毛頭星現主兵戈

蔡京奏赦天下弭星變

張商英奏君臣失德

徽宗入內有憂色言民二人乘

高俅楊戩勸上休聽臣諫

徽宗問民間音樂皇帝

徽宗易服出後載門遊金環巷

往周秀家茶肆見李師師

徽宗宿李師師家

留龍鳳交綃直繫

賈奕見御衣悶倒

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

高俅押賈奕下大理寺

李媽媽救賈奕得免獄

宋邦傑因賈奕事曹輔入諫

曹輔罷職編管郴州職

張天覺諫主上私行

徽宗使楊戩慰李師師

楊戩得賈奕小簡

徽宗遣中使捉賈奕賜死

張天覺救賈奕死

賤賈奕爲瓊州司戶

宣李師師入朝賜冠帔

張天覺乞歸田里

張天覺逃去不知所在

冊李師師爲明妃

童貫蔡攸交割燕城

吳乞買立爲金國皇帝

童貫伐燕敗走平州

徽宗與靈素遊月宮見二人奔

徽宗改除魔髡

五臺僧拒水汴河水漲

詔有二術人退水

有僧應詔退水遺下二詩

林靈素乞歸温州修煉

靈素死葬之異

十二月預賞元宵

童行指斥至尊於太汴山蕪草

罷燈夕之樂

命童貫蔡攸納賄獻書

後集

童貫蔡攸納賄獻書

賣菜男子生孕

宋氏子妻生髭鬚

金人滅遼

賣菜夫入宣德門傳二帝旨

萬歲山羣狐對飲

狐升御榻詔毀狐王廟

金兵兩道入寇

童貫逃歸

韓琦不陷燕山府等州

罷花石綱下詔求直言

徽宗退居龍德宮

欽宗卽皇帝位

韓琦不犯慶元府

太史奏帝星復明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李師師流落荆楚

靖康改元

勾芒神面有淚痕

土牛夜爲神物所碎

金兵次河北

梁方平潰師

金兵取小船渡河

竄王黼編置永州

王黼至雍丘縣伏誅

朱勛李彥賜死

上皇如南京

韓离不奪天駟馬二萬疋

金兵攻京城

李綱帥師拒守

鄭望之使虜求和

康王使虜營爲質

太子遣康王歸易肅王爲質

种師道姚平仲等勤王

王孝迪根括金銀

梁師成伏誅八角店

姚平仲道蜀

金兵退師

种師道乞兵邀擊虜歸路

李綱乞遣兵護送

李邦彥力沮邀擊之議

蔡京死於潭州

蔡攸蔡條童貫等各伏誅

李綱迎上皇於南京

趙良嗣伏誅

种師道死於虜

韓世忠平李福之叛

韓离不犯京師

粘罕屯青城京師失守

郭京稱神兵失利

欽宗悔不用种師道之言

金兵入城取書籍戶口圖籍法物鹵簿樂器等

粘罕刷京城女子千五百人

金人請車駕出城只百於中

郎遊麗迫欽宗出城

欽宗來金兵營跣立

粘罕以詔書示欽宗上皇

欽宗還宮見上皇對泣

粘罕遣人促二帝赴軍前

欽宗再詣粘罕軍前跣

范瓊逼徽宗出宮監軍前

后妃諸王皆北行聞宗悲

粘罕易帝后衣林下

李若水死虜營

二帝北狩路傍百姓上羹飯

澤利殺骨魯都

二帝至安縣知縣持羊酒見澤利

澤利令朱后作歌勸酒

肅王女爲番官妻見太后

二帝往見海濱王延禧言爲百穴珠事

天未了同破還二帝始

二帝至燕京見金國主

封上皇爲天水郡王二帝

欽宗爲天水郡公

差人護送帝后赴元帥府

朱后死於元帥府始言末

二帝鄭后押往安肅軍聽候

阿計替護送二帝

契丹知軍欲劫二帝南歸

金國知軍殺契丹知軍

二帝再往雲州聽候

西夏反言康王已做官家

蓋天大王妻韋氏出見二帝

金主生日賜酒食

兀西哺同知監二帝供狀

押二帝往西汧州

周幹轄男報二帝金國下江南失利

二帝知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恢復中原

阿計替令二帝射雁卜

鄭后死於路傍林下

上皇哭鄭后失明

二帝夢北方天王告南朝中興

金國主立趙后來問宗派

敕朱鄭后同葬五國城

二帝遇瓜歐妻趙氏相顧

阿計替以不靈木飲上皇

金主歸天太子完顏亶即位

又移二帝均州住坐

李牧將軍石像起立

妖神俯伏拜二帝

上皇死於均州投尸石坑中

欽宗移源昌縣聽候

源昌縣同知勞欽宗

石神夢感路傍居民獻帝酒

石刻胡僧獻茶

欽宗見雷霹章惇後身

古寺泥僧言上皇前身是玉堂天子欽

宗是天羅王

欽宗到燕京見粘罕

欽宗同延禧往鴻翼府聽候

金主淫親女

岐王殺金主亶卽位

岐王移欽宗入左廨院拘囚

亮舉兵南伐

亮淫妹殺母及平王孚

亮遺書與秦檜

秦檜報完顏亮韓世忠已死

命欽宗廷禧騎馬習擊掬

延禧欽宗墜馬爲馬蹂死

金兵初追康王

康王憩於崔府君廟

泥馬載康王日行七百里

康王遇李若水母贈路費

康王至黃河河水堅合

康王至濟州

官軍及羣盜歸者八萬人

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

曹勳蠟書傳上皇九子卽真

康王卽位南京

宗澤上表請還京

粘罕畏宗澤遁去

宗澤二十餘表請還京爲汪黃所阻

宗澤憂憤發疽死

汪黃勸康王避狄東南

高宗幸淮虜陷徐州

駕幸杭州改杭州爲臨安府

杜充叛降金國

張俊明州大捷

陳思恭舟師幾獲兀朮

韓世忠敗兀朮於鎮江府

牛臯荆門大捷

岳飛邀擊兀朮大捷

十三處戰功

秦檜歸自虜

秦檜倡和議

秦檜定都臨安

新編宣和遺事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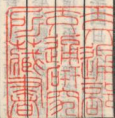
〔詩曰〕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遺編閱古今

常歎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光風霽月之時少陰
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于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
一理中國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陰類陽明
用事底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
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陸梁小人得志在天便
有彗孛日蝕之灾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
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箇皇帝
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



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禹王告著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著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凱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驩兜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箇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願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

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迫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趨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單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徧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迴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建都於長安以致太平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真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鞞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走入蜀川鞞避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著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底

〔詩曰〕自古禦戎無上策
唯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亡成茂草

二君屈辱落陳編

公閩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衽吟 豫先說著箇宣和靖康年間讖語麼當初只爲五代時
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
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
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火仙下界降生於西
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箇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
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
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
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
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感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
祖道此特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詩曰〕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天不為

聖德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字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與定都杭州蓋符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箇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鷁退飛鷁鷁來巢皆氣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

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略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

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辨陵轍同列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

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
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
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
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
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
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細
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卽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
怒卽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無可
柰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
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

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
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
頗瀟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
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
罷之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
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惚見雱身擔
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歹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
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
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卽位太后垂簾
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

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卽位說這箇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岳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拱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舍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餒者宋江三十六人閩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卽位了二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卽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著殿中侍御史陳師

錫共寫著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

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爲禁從外結后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卽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切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

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楛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璫玉卮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

不爭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蹙頰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剗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麤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却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宣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并其客強後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却詔封王安石做荆國公又

加封舒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賢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鑄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權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徧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商大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繹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遇著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徧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

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逵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斂及罷鑄當十大錢并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曰〕嶺外瘴魂多不返 冢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書生幾點殘碑淚 一弔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麼可見

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烝十餘里人畜在烝中者輒皆嚼噉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頽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床繼先曰神卽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卽蜀將關羽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虛靖真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 廬州兩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

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特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

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爲康王後卽位於南京爲高宗建都於杭州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卽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敕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一宮立壇祈雨翼日升壇祝曰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徧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觀妙通玄真人後文卿尸解

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尙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尙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干臣何事遂留商英爲中太一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做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輒數百萬貫搜岩剔藪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瀾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做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

斷橋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勛又卽所居創一圃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曰〕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之記其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各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杯京亦上記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鬯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

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宇榜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巖巖峻立奇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鸞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聲教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承平無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無問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瓊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琴瑟方響箏簫登陞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凭闌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擊阮羣臣終宴盡醉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

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萬疋

〔政和二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爲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卽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爲玉清神霄宮那時道教之行莫感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玄妙沖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綵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綬官

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
攸卽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
又曰卿還見人物麼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
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
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
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
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
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
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
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
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珍傲宋版印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
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
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
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
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
勝宛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爲保和殿學士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
陽作浮空二橋至是畢工賜名頌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
凡數千萬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

閏月置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
許攔牒就試後罷道學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浚壕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
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有鶴莊
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寶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
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
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 後來
南儒吟詩一首云

〔詩曰〕

萬炬銀花錦繡圍

景龍門外軟紅飛

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温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
趙昇道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亮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
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箇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
妖術方士的來 真是

鹿分鄭相終難辨

蝶化莊周末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遊神霄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温州林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間

〔詩曰〕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許羣臣親受錄

步虛聲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亟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仙術靈噩回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弟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仙伯近日陛下赴第之青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無樂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噩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
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
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焿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使宣
召是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
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
宗之夢傳說者異矣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間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
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著晨暉門建上清寶
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
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神霄玉清萬壽宮舊無觀者以寺
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
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

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感章至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年女真陷遼渤海軍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素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執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明神仙御筆賜靈素爲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皇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爲葉靜能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卽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邂逅語甚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有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妝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

〔詩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土讖言無用禁

縱有佳讖國終亡

徽宗卽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崗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花石妝砌後因神降有良岳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做良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詩曰〕

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佞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岳其門號爲陽華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天矯者名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

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真堂卽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顙俟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翼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末委睿旨有何明答幸無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空紙一副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默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術爲徽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卽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押知常下獄囚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盃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

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水一噴卽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羣囚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真約發兵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條爲宣和殿待制選尙康福帝姬卽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儼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於外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設座其側靈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爲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齋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仙降耶靈素曰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於地衆欲責之隨騰空而去帝曰此

非神仙而何靈素不答揭鉢視之見一幅紙上有詩一絕云

〔詩曰〕 捨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真

洞賓識得林靈素 靈素如何識洞賓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每一會費數萬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真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祕錄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見景靈宮中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廟官吏聞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便殿有墻出血隨掃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人。○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賚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驢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見於開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牀榻見有物若大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喫驚倒臥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間以白黑二氣及時有拆裂聲震如雷未幾霖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隄諸內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之。卽日恪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氣之感以

至犯城闕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新殿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作記以進其略曰
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新殿臣儵臣儻臣行臣徽臣術侍賜食文字
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醮藤洞至
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臺風乘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
已森陰蒼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
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尙古鑑古作古訪古
博古祕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概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凝真
殿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翹翠燕處閣賜茶全真殿乃
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詩曰〕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卽安妃妝閣上吟詩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命中官傳旨詔蔡京賡補京卽題云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闌遂成詩云

〔詩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闌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旣而但挂畫像西垣臣卽以詩奏曰

〔詩曰〕

玉真軒檻暖如春

卽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真

中使傳旨至玉華閣帝持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

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教水調
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
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閣
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讖非偶然也
劉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詩曰〕空嗟覆鼎誤前朝 骨朽人間罵未銷

夜月池臺王傅宅 春風楊柳太師橋

王傅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道德宮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
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鑾記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
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儻尙主而攸最親幸上
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
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上方爲期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謔浪之語以蠱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雜以市井談諧以爲笑樂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絹畫成龍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中宮自內望見諭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中宮乃歎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詩曰〕

靈臺靈囿庶民攻

樂意充周百姓同

但願君王安百姓 園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學生詩文以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錮之禍可鑒也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爲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冀諒鄙
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遂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

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爲太宰 時

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寧縣執知縣麴嗣復賊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必宥爾柰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土曹椽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寔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詹良臣降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

肉餒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嚼之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末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韜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遁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金帛殺人甚衆□
□初命譚稹收方臘幾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上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上嘗罷之至是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嘗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銜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奪賊關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僞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

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朝廷出師討臘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月黃河決恩州有黑嘗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爲宗臣是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爲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悖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却換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先是朱勔運花石綱時分差著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

京城只有楊志爲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却是

亂飄僧舍茶煙濕

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塗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箇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箇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著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擡頭一覷却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了犯著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

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足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
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隄上田地裏見
路傍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著有八箇大漢擔得一對酒
桶也來隄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
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飢渴瘦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
都喫些箇未喫酒時萬事俱休纔喫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地下在上
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足段等物盡被那八箇大漢劫去了只把
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撇在那
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著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
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辨驗見上
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旂上寫著酒
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
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箇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

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箇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竭村住姓晁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著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竭村報與晁蓋幾箇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竭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麼真箇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著一箇大漢身材迭料徧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鑽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喫棒且說那晁蓋入箇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箇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濼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

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柰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非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著杜千張岑兩箇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麈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著書送這四人去梁山灤尋著晁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保著宋江一見了吳偉兩箇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箇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 道是

〔詩曰〕 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灤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柰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禱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拏

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箇天書又寫著三十六箇姓名又題著四句道

〔詩曰〕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觀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鵬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著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灤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領得朱同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灤上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灤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上元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

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抱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正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張橫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

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却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箇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詩曰〕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子設朝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皇帝駕坐不多時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踏著金階口傳聖敕道有事但奏無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口稱萬歲萬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罷驚說得汗流龍體半晌如呆覷著蔡京道卿這事如何道甚來

錦宮樓閣漫金碧

一旦青青荆棘生

奏者是誰乃司天大監張夢熊上表奏著甚事皇帝直恁地怕懼表云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呈伏取聖鑑臣夢熊奏天子看罷大驚問蔡京道卿此事若將柰何有太師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夢熊奏言此星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彗星俗呼爲掃星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罷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翦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詔諸卿相誰人能厭禳此星俄有一大臣出班奏帝說得羣臣失色

啓開立國安邦口

盡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胸出離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大夫張商英表字天覺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淫失政數諫於君天子信讒喜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見徽宗憂色遂俯伏在地口稱萬歲萬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

奏上

表云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

皇帝陛下臣切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示變乃天心仁愛之一機陛下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爲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將欲垂之萬世傳之無窮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驕奢之欲起萬歲之山運太湖之石建寶籙之宮修同樂之園役天下農工大興土木賦煩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頻年旱蝗日月薄蝕妖星示變風雨不調不能嚴恭寅畏以謹天戒方且與羣臣溺意游畋留情聲色忘祖宗創造基業之艱使生靈各罹塗炭之苦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減膳徹樂損己益民罷修寶籙之宮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奸邪登崇賢輔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開倉庫以賑乏力行好事以答天變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臣冒昧萬死伏候

聖旨 年月日 具位 臣 張 商英 表

徽宗看表罷龍顏不悅謂張商英曰覽卿所奏備見忠嘉今宋江叛于山東河
北方臘反于荆楚湖南妖星現于燕北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卿有嘉謀嘉猷可
以輔朕不逮挽回天變者空臆畢言無隱朕嘉納焉道罷羣臣皆退徽宗入內
聽得張夢熊張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憂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時有平章高俅
御史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適間聽諫議所上章表
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
君也商英臣也君猶天而臣猶物天能發生萬物亦可肅殺萬物商英生死之
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草茅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
老大徒傷悲也便如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夏禹躬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
今又安在且如幽王寵褒姒之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皇寵奉楊妃漢帝嬖寵
飛燕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爲錦纜長江之遊朝朝歌舞日日管絃也
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古人有言 道是

〔詩曰〕 人生如過隙

日月似飛梭

百年彈指過

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開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輩曾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倘有憂危臣等誓肝膽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聞奏大悅命中官排辦御宴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箇方暢飲酣歌忽聽甚處風送一派樂聲嘹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景致恨無其由有楊戩回奏云陛下若要遊玩市廛此事甚易 正是

不因邪佞欺人主

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箇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廛楊戩道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做箇秀才儒生臣等裝爲僕從由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衣卸却把一領皂褶穿著上面著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條頭戴唐巾脚下穿一雙烏靴引高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後載門留勘合與監門將軍郭建等向

沐京城裏穿長街，驀短檻，祇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極是繁華。花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環巷。那風範更別，但見門安塑像，戶列名花。簾兒底笑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箇粉頸酥胸，一箇桃腮杏臉。天子觀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見一座宅，粉牆鴛瓦，朱戶獸鑲。飛簾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戶，對青森森兒瘦竹。徽宗問楊戩，高俅曰：「這座宅是甚人的？」直道：「般蓋造得十分清楚。」天子觀看，歎羨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

撐開一對重瞳子

覷著千金買笑人

天子覷時見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兒下見箇佳人，髮鞦烏雲，釵簪金鳳，眼橫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體若凝脂，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搦。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抱著玉琵琶。待道是楊貴妃，不擎著白鸚鵡。悄似嫦娥離月殿，恍然洛女下瑤階。真箇是

鞦肩鸞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翦霧製衫穿

東素纖腰恰一搨

桃花爲臉玉爲肌

費却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
只待求食巴謾兩隻手偏會拏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
著村沙子弟也壞得棄生就死忽遇俊倬勤兒也敢交汭門教化徽宗一見之
後瞬星眸爲兩瞞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天
子見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爲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由豫間
見街東一箇茶肆牌書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出七十足
伯長錢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箇使錢的勤兒一巡茶罷徽宗遂
問周秀道這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周秀聞言上覆官人問這
佳人說著後話長這箇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師徽宗見
說大喜令高俅交周秀傳示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杯未知娘
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

試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棄潑賤專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即時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雙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姐少刻雙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見徽宗施禮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無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謹謝娘子不棄卑末知感無限那佳人讓客先行轉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于屋側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所鋪陳甚雅紅牀設花裯繡褥四壁挂山水翎毛打起綠油弔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卽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師師開瓶覷了天子道與楊戩你與我取幾瓶酒去不多時令人取至楊戩執盞于樽前於是四人共飲師師道殿試仙輩不審何郡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說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與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東華門西西華門東後載門南午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也師師聞道說得魂不著體急離坐位說與他娘道咱家裏有課語訛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每李媽媽聽得這

話荒忙走去告報與左右二廂捉殺使孫榮汴京裏外緝察皇城使竇監二人
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人人人勇健箇箇威風腿繫著氍布行纏身穿著
鴉青衲襖輕弓短箭手持著悶棍腰胯著鑊刀急奔師師宅卽時把師師宅圍
了

可憐風月地

番作戰爭場

看這箇官家怎生結束却有徽宗聞宅外叫鬧覬高俅高俅會意急出門見孫
榮竇監高俅喝曰匹夫怎敢驚御二人覬時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
說得兩股不搖而自動上告平章相國擔驚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師師之母告
報小人來道他家中有所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聞言喝
退二人既現免了本身之罪暗暗地提兵巡掉防護著聖駕却說子母知是官
家跪在地上說的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又慕師師之
色遂言曰怨卿無罪師師得免遂重添美醞再備嘉餚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師
師進酒別唱新詞天子甚喜暢懷而飲正是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
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
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飲多時也天子帶酒觀師師之貌越越地風韻俄不覺的天色漸晚則見

〔詩曰〕 窗外日光彈指過 簾前花影座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階下辰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兔東生江上魚翁罷釣佳人秉燭歸房酒闌宴罷天子共師
師就寢高俅楊戩宿于小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 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師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催漏盡畫角報更殘驚覺
高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師師臥房前款紗窗下高俅低低地奏曰
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來朝不見文武察知看相我王不好天子聞之急起穿
了衣服師師亦起繫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喫了些湯藥辭師師欲去師師緊留

天子見師師意堅官家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夜再來與爾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龍鳳絞綃直繫與了師師道朕語下爲敕豈有浪舌天子脫空佛師師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出的師師門相別了投西而去了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喝師師道從前可惜與伊供炭米今朝却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來師師不趨那漢舒猿臂用手揪住師師之衣問道恰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師不忙不懼道是箇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師結髮之壻也姓賈名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爲捉獲襄甲縣畢地龍劉劉千授得右廂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言道昨日是箇七月七節日我特地打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則箇把箇門兒關閉閉塞也似便是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悄無人應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果有新歡斷科必恰來去者那人敢是箇近上的官員師師道你今番早子猜不着官人你坐麼我說與你休心困者

師師說到傷心處

賈奕心如萬刀鑽

師師道恰去的那箇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平章那人眉勢教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駙馬師師道也不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當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肯慕一匪人師師道怕你不信賈奕道更大如王公駙馬止不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天爲子與萬姓爲王行止處龍鳳出語後成敕肯慕媚女我不信師師道我交你信不多時取過那交綃直繫來交賈奕看賈奕覷了認的是天子衣一聲長歎忽然倒地不知賈奕性命如何

三條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這賈奕爲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踏我怎敢再踏這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瓜碎腦是不是斧鉞臨身我與師師兩箇膠漆之情正美便似天淡淡雲邊鸞鳳水澄澄波裏鴛鴦平白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一對鴛鴦兒拆散李師師見賈奕氣倒則得傍前急救須臾甦醒便跳起來向著師師□前俯伏在地口稱死罪死罪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道甚言語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

到晚後乘龍車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閒遊有多少天仙玉女況鳳燭龍
燈之下嚴妝整扮各排綺宴笙簫細樂都安排接駕那般的受用那肯顧我來
且是暫時間厭厭皇宮拘倦誤至於此一歡去後豈肯長來寵我你好不曉事也
直這般煩惱遂將出幾盞兒淡酒來與賈奕解悶那賈奕那裏喫待喫下又長
吁氣見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盞便寫作小詞一章詞寄南鄉子

閒步小樓前見箇家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一

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交綃當宿錢

師師見了大驚順手將這曲兒收放妝盒內賈奕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
門兒來咱兩箇瓶墜簪拆恩斷義絕日色漸晡女奴來報兀的夜來那高平章
到來也師師聞之著忙催賈奕交去不迭說未罷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趨
高俅見大怒遂令左右將賈奕執了使交送大理寺獄中去賈奕正是

纔離陰府恓惶難 又值天羅地網災

看賈奕怎結束却有李媽媽急忙前來上告平章這人是師師的一箇哥哥在

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會爲洗塵今日辦了幾杯淡酒與洗泥
則箇恰限今日專等天子來那裏敢接別人交人道甚來高俅見婆子苦苦告
說遂放了賈奕賈奕得脫便去賈奕去了天子到來師師接著問陛下緣何來
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認的看相不好故來遲也休說置酒開筵且說二人
歸房師師先寢天子倚著嬾架兒暫歇坐間忽見妝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
看時却是小詞一首末後一句道留下交綃當宿錢天子看了其中譏諷敢破
家喪國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不覺微哂師師佯做睡著心中暗想天
子必不行怒終是寵愛師師惟記於心腹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
後朝去暮來相近兩箇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師歡樂却說
賈奕這癡呆漢自七月初八日別了師師近兩箇月不曾相見這賈奕晝忘
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肌膚如削遂歌曰

愁愁復愁愁意氣難留情脉思悠悠江淹足恨宋玉悲秋西風穿破牖明
月照南樓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

心頭

正愁煩惱間左右報曰有陳州通判宋邦傑見在門首要見都巡賈奕聞之急令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上廳分尊卑坐須臾茶飯罷通判問曰都巡多時不相見怎恁消瘦如此爲甚賈奕見問不免具說實情爲今上官家占了李師師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聞之道咱兩箇從來相知你是箇聰明人何爲因一匪人將功名富貴廢了何癡迷之甚豈不令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爲一人尙戀師師之色况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京省遂言曰尊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輔見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官裏不敢私行恁時交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哥交諫議諫了官裏不戀師師深謝哥哥通判道弟兄心何必如此言罷二人自別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徽宗夜夜宿平康匪妓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設朝

〔詩曰〕

鴨鳩催明不讓雞

上陽初覺曉光輝

麾幢雉扇祥煙裏

帝座龍牀秉玉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方纔坐定見一大臣急離班部前進金階紫袍
蔽地象簡當胸却是諫官曹輔進表諫箇甚事

只因幾句閒言語 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知道主上有微行宵娼之事自思身爲正言主上有失德不行直諫則
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便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
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爲盡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便身膏鼎鑊亦得與龍逢比干
遊於地下足矣乃進表文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

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

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

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懲罰之勇天之道不

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關

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傳臣某有謝

表謂 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 陛下之眷臣京爲不薄矣然而

陛下萬金之軀是 列聖之遺體也 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

陛下 一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念

乎近聞有賊臣高俅賊臣楊戩乃市井無藉小人一旦遭遇聖恩巧進佞諛

簧蠱 聖聽輕屑 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於娼館事迹顯然雖

欲揜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尙不過其門

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聽信匹夫之讒

邪寵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

自 陛下始貽笑萬代 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臣初意必借 藝祖皇帝

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蠱惑 聖聽獨不念 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

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爲私

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願 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俅楊戩竄逐於外親近

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 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述 列聖守成之先志保

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使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死猶生也伏取

進止 宣和七年九月 日具位 臣曹輔表上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慚愧特降敕將曹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道您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京輕車小輦之語爲證那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郴州居住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輔心在愛君言甚鯁直陛下不能優容遠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微遊妓館則忠言結舌不聞於上萬一有奸邪叵測之情陛下悔之晚矣徽宗與張天覺道賴卿忠嘉得聞讜論吾知過矣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則如宣王因庭燎之箴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宗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顧陛下念與不念如

何耳徽宗退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過得數日又復思慕李師師之情不能棄捨宣楊戩入內道與楊戩你可傳將寡人聖旨說與李師師朕爲曹輔張天覺等有諫不容出宮是誤了夫人期約休怪楊戩領了聖旨騎一疋高馬直奔入金線巷李師師家裏來只見師師接見楊戩佯羞詐醉楊戩傳了聖旨師師道是天子自有皇后貴妃追歡取樂賤妾平康潑妓豈是天子行踏去處道罷醉倒牀席之間四體不收楊戩再三撫諭師師道夫人休怪歇幾日了天子須來也擡頭一覷見師師卓子上有一小簡楊戩展開看時卻是賈奕底簡那簡中說箇甚的分明是

風流喪命甘心處
恰似樓前墜綠珠

楊戩展那簡兒一覷見賈奕簡上寫道

奕自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人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開允立俟佳音
右廂都巡賈奕啓上
可意人李師師簾下

楊戩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卻又密地與賈奕打暖卻不是李媽媽兄弟了也道罷遂持小簡入內呈與天子師師子母說得魂不著體楊戩入內徽宗問師師道箇甚的楊戩將賈奕手簡呈上天子覽畢交中使去拏取那匹夫來不多時拏得賈奕到於金階之下喝道匹夫爾爲朕一職之役不以巡警爲意却入娼家造詞謗朕爾得何罪賈奕說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俯伏在地稱臣死罪微臣怎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訕且說這留下交納當宿錢的詞是誰做來賈奕無辭以對徽宗道賈奕流言謗朕合夷三族餘者皆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

昨日風流遊妓館

今朝含恨入泉鄉

徽宗敕下差甄守中做監殺官是那靠午時分押往市曹卻遇著諫官張天覺問甄守中道今日殺的是甚人犯甚底罪守中附耳與天覺低聲道天子爲私行李師師家與賈奕共爭潑妓賈奕小詞譏諷官裏是天子喫受不過賜死市曹天覺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拍馬入朝來見天子

天子問天覺卿不宣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覺山呼舞蹈了當日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不祚爲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笑嘖皆不可輕也柰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邊疆不寧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顧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鑒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更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孟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當誰政妄肆詆毀陛下旣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悔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慚恥喻天覺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爲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著仍賜繡墩次坐于御座之側宣問張天覺道朕今與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階下能有章疏乎天覺泣曰

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禮法爲何物孟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尙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卽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覺朝辭之任乃作詞一首寄調南鄉子

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寒楊柳隄邊青草岸堪觀只在人心咫尺間酒飲盡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閒用則逆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吟罷行數十里忽值路邊老牛臥地天覺長吁一聲依前詞又作一首調南鄉子

瓦鉢與磁瓶閑伴白雲醉後休得失事常貧也樂無憂運去英雄不自由彭越與韓侯蓋世功名一土丘名利有餌魚吞餌輪收得脫那能更上鉤中使錄其詞歸呈徽宗徽宗看罷心知天覺爲異人悔之無及自天覺仙去之後朝廷之上蕩無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徒縱恣於上高俅楊戩朱勔之黨朋

邪於下徽宗悉由諸奸簸弄回李師師做李明妃改金線巷喚做小御街將賣
茶周秀除泗州茶提舉蓋宣和六年事也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使來趙良嗣
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國阿骨打道平瀾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了也
是時有左企弓者爲金國謀賞獻一詩

并力攻遼盟共尋

功成力有淺和深

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無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州那六州是甚州

涿州

易州

順州

景州

檀州

薊州

既得六州地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
戶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歲幣數百萬僅得空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
燕城燕城老幼歡呼迎謁南向燒香上祝聖壽其地自冬至及春皆無雨纔王
師撫定兩澤隨降王黼率百官稱賀於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國阿骨打死
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八月遼將夔離不犯燕山我師伐之後有人一詩云

〔詩曰〕

世事皆然未必然

是非誰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誤

卻恨宣和誤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穀任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密地教練士卒爲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參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穀何如公弼答云若以兵加之是趣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願輕身見張穀諭以金國招徠之意穀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僅平州耳怎敢有反心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蕭幹耳厚賂康公弼以其語告粘罕粘罕信之將平州改南京命張穀同平章事及是年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怕遠徙私訴於張穀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必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懼乎穀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爲然遂執企弓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詣燕山說王安中云平州形勝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闕詣王黼白事朝廷從其

請張穀以平州來降附金人聽得張穀叛歸我朝遣闍母國王部領馬軍二千人攻之張穀統所部兵拒戰闍母國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戰大書于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張穀虛自張大以捷聞于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張穀爲南朝失信之罪也

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高俅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歡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其宮女賣茶賣酒及一百二十行經紀賣買皆全有時上皇妝乞化貧子行乞於中以取其樂又爲長夜之飲以宵達旦又使民夫增修萬歲山重運太湖石自蘇杭起程達汴人家有一丁著夫一名兩丁著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岸邊死了相枕冤苦之聲號呼于野上竟不之知也後半載徽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俅楊戩宴于千秋庭是夜月色如晝徽宗與林靈素明妃三人賞月酒闌令林靈素宿于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著披衣而起與國師閒話坐于千秋庭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里若到廣寒宮須有一萬億如何得到林靈素聞言道陛下要看廣寒宮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二

雙落于帝前林靈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林靈素亦跨一隻請陛下合眼喝聲起二人乘青鸞望乾方西北而昇不多時交天子開眼時過一大門樓但冷光萬頃清寒襲人徽宗與林靈素前行時見一樹清陰密合見二人于清光之下對坐弈棋一人穿紅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敕交咱兩箇弈棋若勝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煩惱之人穿紅悶懣懣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見金甲絳袍神人來取那棋子棋盤徽宗使林靈素問早來那兩箇弈棋是甚人神人言曰那著紅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玄皇帝也言罷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無心遊賞月宮悶悶不悅迅步閒行俄至一城見紅光密合有天丁守御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大帝玉皇之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靈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鸞欲離天闕忽值一人松形鶴體頭頂七星冠脚著雲根履身披綠羅襪手持著寶劍迎頭而來徽宗見了思想這人好面熟欲待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誰乃張

天覺也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虜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戀不得皇宮內苑寵不得皓齒朱顏虛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并向五國城忍寒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與一推林靈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來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驚覺來說得渾身冷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懼而覺天子曰其夢差異上皇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虛無不足盡信久而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與林靈素靈素道興廢分已定蓋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朝歡暮樂無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此何謂也林靈素答曰今通天下之爲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釋而已儒以夫子爲宗道以老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孔子之道垂法萬世蓋曾問道於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傅奕曾道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苟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華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最爲害道

今縱不可遽滅合與改正將佛寺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尙改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能勝情願頂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疎放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當時敕天下依准靈素所奏奉行五臺山寺長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人下大理寺獄中去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河岸上手中擎著箇小紅葫蘆兒往汴河中與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蘆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見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陣狂風俄刻中間雲生四野霧長八方轟雷閃電雨若傾盆則見汴河水厭厭地長上岸來排岸司官急申告開封府開封府急申省省官卽時聞奏天子天子聞之大驚詔宣林靈素至天子問林靈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靈素奏道請我王同去上城看水去來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離朝直來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來則見那水便似千堆雪浪連天

湧萬派洪波合扇流灩灩長上半城來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觀林靈素問道
卿有何法可以退水靈素登城治水救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
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赦胡僧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退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
設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次日有小童再把葫蘆一傾水勢越漲將欲平城
徽宗出黃榜召人退水見一行童將榜文收了有看榜大使即時同行童來城
上見天子天子見道爾小童如何治得此水行童曰小行不會俺師父善治此
水天子見說道這和尚見禁在大理寺即時交宣至天子也不問抗救之罪便
將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去僧人既見免其罪犯卽引行童往水邊望洪波起處
把行童與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却見行童在波心中湧出半
截身體一隻手把箇紅葫蘆一隻手拍著葫蘆口道業畜不要作業收來收來
不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漕行童亦不見所在天子見了道這和尚必是南方
二會子左道術使此妖法誠朕交金瓜簇下斬訖報來道罷武士一發向前正
欲擒那僧人則見霞光耀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噓一聲見僧人騰空而去立

在雲端之上言道徽宗無道之君看看被擄猶自不省見虛空中滴留留遺下一副紙來僧人乘雲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語云

〔詩曰〕 尼父金仙白髮公 愚迷謾說各西東

若還盡悟無生法 總在靈山一會中

又

道君好道寵林靈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看身死五雲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衆官擁從天子迴駕林靈素爲見退水不及五臺僧人靈驗又思遭遇徽皇聖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頒賜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温州營建青牛觀修真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全臺奏林靈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卽日攜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與宮祠温州居住靈素至温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攜遺表一通見溫守閻丘鶻乞爲繳進及辭州官親黨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

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逝之後可將七寶數珠託觀主藏之恐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謹以獻焉其餘物件汝輩可罄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囑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汝可扛舁我棺出城南山遇地拆處卽其穴也可就拆處掘深五尺見鼯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舁棺木出所分葬地果然地自發拆掘深數尺不見鼯蛇下視其穴深不可測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命下温州監伐靈素之墓不知所在命遂寢十一月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事且謂一年四季好景良辰不容虛度且如一年內

春乘寶馬芳徑閒遊

夏泛畫船長湖恣賞

秋辰采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爐暢飲

且說世人遇這四季尙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箇風流快活的官家目見帝都景致怎不追歡取樂皇都最貴帝里偏雄皇都最貴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日夜州裏底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鰲山從臘月初一日

直點燈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爲甚從臘月放燈蓋恐正月十五日陰雨有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怎見得 一有隻曲兒喚做賀聖朝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杳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矯望景龍門上龍燈鳳燭相照聽教雜劇喧笑藝人巧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良岳傍相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箇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一箇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箇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

與民同樂

綵山極是華麗那綵嶺直趨禁間春臺仰捧端門梨園奏和雅之音樂府進婆娑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闌中百萬都民瞻聖表且如前代慶

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元宗開元年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王獻了兩夜浙燈展了十七八兩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昔人有隻曲 調道是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動飛塵車喝繡轂月照樓臺 三官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訝鼓通宵華燈竟起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箇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著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著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鰲山下看燈卻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箇貴官金燃線幘頭舒角紫羅窄袖袍簇花羅那三四貴官姓甚名誰

楊戩 王仁 何霍 六黃太尉

這四箇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

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翠對端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
仙宮乍臨凡世恩露勻施凭御闌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
沒理會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各各徧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熒煌天不夜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下賜酒兩壁有八廂有二十四箇內等子守著喝道一人
只得飲一杯有光祿司人把著金卮勸酒真箇是金杯內酒凝琥珀玉觥裏香
勝龍涎一似

蟠桃宴罷流瓊液
敕賜流霞賞萬民

那看燈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杯有教坊大
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脫銀袍

濟楚風光昇平時世端門支散椀遂逐旋温來喫得過那堪更使金器分

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 又沒支分猶然遞滯打篤磨槎來根底換頭巾
便上弄交番廝替告官裏馳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子頂背帶頭巾窄地長背子寬口袴
側面絲鞋吳綾襪綃金裹肚妝著神仙佳人却是戴鞦肩冠兒插禁苑瑤花星
眸與秋水爭光素臉共春桃鬪艷對伴的似臨溪雙洛浦自行的月殿獨嫦娥
那遊賞之際肩兒廝挨手兒廝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

〔詩曰〕

太平時節喜無窮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風來

是夜鰲山脚下人叢鬧裏忽見一箇婦人喫了御賜酒將金杯藏在懷袖裏喫

光祿司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拏住這婦人
到端門下有閣門舍人具將偷金盞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
奏道賤妾與夫婿同到鰲山下看燈人鬧裏與夫相失蒙 皇帝賜酒妾面帶
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爲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杯歸家與公婆爲照臣妾有

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鷓鴣天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觀鶴降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卻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臉生春歸家切恐公婆責乞賜金杯作照憑
徽宗覽畢就賜金盞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奏道適來婦人之詞恐是伊
夫宿構此詞來騙陛下金盞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
金盞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一詞婦人請命題準聖旨令
將金盞爲題念奴嬌爲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華燈羅列無限佳人穿繡徑幾多妖艷奇絕鳳燭
交光銀燈相射奏簫韶初歇鳴梢響處萬民瞻仰宮闕 妾自閨門給假
與夫攜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杯滿設量窄從來紅凝粉
面尊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燈已罷是時開封府尹
設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盡押在幕次斷決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

樓上下觀西觀斷決公事衆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從人衆中
跳身出來以手畫簾出指斥至尊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執於觀下令有司拷
問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
吐露情實有司斷了足筋俄施刀斲血肉狼籍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悅遂罷
一夕歡真箇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
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載於此世之論宣
和之失者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通女真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
張穀這箇未是通論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釁攻之宜
也女真以方張之勢斃垂亡之遼他日必與我爲鄰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
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
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郭藥師舉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
之險張穀舉平州來歸則撫之亦可也中國之召侮於女真者不在乎此蓋

女真初未知中國虛實初焉遣使非人泛海屢至每爲其酋所辱則取輕於其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尙兀自說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怎能立國如此強大尙有畏怕中國的意自郭藥師旣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尙能覆敗官軍虜酋曾告馬廣道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則中國之取侮於女真者不特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真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毅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餘年奸倖之積久矣彗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怕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怕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遼人笑曰大宋豈無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真將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爲辭粘罕笑道汝家更有人可使麼此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則河北之軍潰至河南卽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無夷狄而外蒙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狄

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足以召夷狄之陰霜降而豐鐘鳴雨至而柱礎潤以類召類此理之所必至也宣和之間使無女真之禍必有小人篡弑盜賊負乘之禍矣

新編宣和遺事前集



新編宣和遺事〔後集〕

泰道亨時戒復隍

宣和往事可嗟傷

正邪分上有強弱

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傲君君不悟

外無敵國國常亡

道君驕佚奢淫極

詎料金人來運糧

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撫司譚稹對使者道宣撫司都無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承其使云去年四月閒趙良嗣曾許來稹道良嗣口許怎可信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爲辭耳閏月京師地震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於山上朝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於上○秋七月遣校書郎衛膚敏爲賀生辰使膚敏奏言金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北虜遣使吾反先之於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豈不爲朝廷羞臣至燕山伺候設若不來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言爲然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十二月

兩京河浙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髻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爲女道士是歲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閒米糧不給爭削榆皮采野菜以充飢至自相食於是飢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聚衆十萬圍濬州濬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之知又有高托山聚衆三十萬起於河北徽宗遣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慶徽宗詔童貫復行宣撫雲中等路○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拋棄向門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入郎驕奢喪國尙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於獄中殺之○是時萬歲山羣狐於宮殿間陳設器皿對飲遣兵士逐之徬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岳山

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不去徽宗心知其爲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爲邪說稱良岳有狐王求血食乃爾遂下詔毀狐王廟○十二月金國遣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寇邊幹離不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趨太原幹離不入寇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使遂至境上爲幹離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稱臣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興兵來此弔伐傅察回言爾欲敗盟借此以爲兵端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爲勝負南北兩朝勢均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酋大怒執傅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奉使粘罕軍前粘罕嚴兵待之令馬擴用庭參禮數參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書期以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鼓之降將燕京逃去官民盡行拘收本朝累牒追還皆以空文相給我今大兵來辨曲直汝可辭我歸擴自雲中回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計請太原帥張孝純商議孝純謂曰金人淪

盟大王宜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旋踵而失矣貫怒目嗔罵曰咱受命宣撫非守土臣也大帥若欲辭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爲哉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日金虜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爲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難但要奉頭鼠竄將有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卽日逃歸京師韓琦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粘罕陷朔州武縣代州忻縣圍太原府韓琦不犯中山府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金國傳檄書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知爲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邊報不以奏聞道是恐妨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書進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下詔罪己求言

手詔云

朕獲承休德托於士民君王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

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請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曠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寡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陞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並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卽皇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講和好○幹離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驚欲遁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離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虜酋登門撫諭居民○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

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儂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竊弄朝廷爵賞殘暴生民交結閹官包藏禍心比之王莽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寤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者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根括民田威震三路奪民資產重斂租課剋剝太甚盜賊四起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侵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殺戮吏民

天下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按朱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交結闍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之民撤民屋廬掘民墳冢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追脅州縣□□必取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競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京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哉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書上不報

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才出宮門數萬人攔路伏闕陳言皆指斥六賊專以淫
佚蠱惑徽宗故宣和數年之間朝廷蕩無綱紀劉屏山有詩云

梁園歌舞足風流

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少年多樂事

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
及金兵之來京師競唱小詞其尾聲云蓬蓬蓬又作作蓬是這蓬又作此
妖聲也劉屏山汴京事紀有詩云

倉皇禁陌夜飛戈

南去人稀北去多

自古胡沙埋皓齒

不堪重唱蓬又歌

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爲庶人在後流落湖湘間
爲商人所得因自賦詩云

輦轂繁華事可傷

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衫檀板無顏色

一曲當年動帝王

是年欽宗卽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日夜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又聞擊扑之聲移更方正平明觀之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漼襟袖猶濕其牛首墮在地上尙有刀斧痕可驗吏白有司密地修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初九日邊報金兵已在河北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陷沒數千人虜因此不得濟方平旣潰循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兵乃取小船以渡凡五日馬軍方渡盡步卒猶未渡也時以郭藥師爲向導藥師前驅至濬州欽宗下詔親征王黼爲見胡騎欲犯京師載其老小東下欽宗詔竄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寶以萬計其侍妾甚多有封號者爲令人者八爲安人者十王黼平時公然賣官取贓無數

京師謠言云三百貫曰通判五百索直祕閣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王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爲王黼罪乞誅之下開封尹蠹山聞其事山遣使武吏殺之取其首級以獻朱勔削官放歸田里未幾羈管循州籍其家財尋亦賜死李彥亦賜死籍其家○上皇遂出南薰門如南京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乃除宋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而蔡京宋煥之家小盡南下矣○二月初二日幹离不軍抵城下徑趨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曾在其地打毬來導虜兵先據之也金人已渡河乃歎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哉先是遣李鄴使虜軍求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謂虜人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做六如給事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金兵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力戰自卯至酉殺賊數萬馬忠又以京西兵殺金人於順天門外軍聲大振遣鄭望之使金軍使高世則副之又改差李稅奉使望之等見幹离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驩好仍遣親王宰

相詣軍前議事幹離不遣王訥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趙氏宗社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匹段百萬匹尊金主爲伯父將燕山之人在漢中者歸還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仍以宰相親王爲質和議可成也乃以書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訥與李悅來詔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李綱固爭不能奪而康王竟行康王留虜營數月當與金國太子同習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假爲親王來質語幹離不曰康王恐非真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於騎射如此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幹離不心亦憚之復請遣肅王樞代爲質康王遂得南歸○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帥涇原秦鳳路兵勤王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軍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帥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奏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

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卽拜同知樞密院事○時金人講和索金銀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賞根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民間藏蓄爲之一空梁師成尙留京都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太學生陳東言蔡京童貫朱勳父子挾道君南巡恐生變離梁師成未正典刑請置之法欽宗下詔暴白其罪黜爲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姚平仲者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殺彼甚衆宣撫童貫召與語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功賞睦州方臘作耗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軍不願推賞乃謂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主上耳貫愈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者皆得召見獨平仲不得召貫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來乃得召見賜見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及出連破兩寨奈機事

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
克日并力攻擊有必勝之道柰李邦彥力主和議恐其成功遂廢親征行營使
罷李綱以謝金虜欲堅講和之議也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騾
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
淺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
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屢下詔求之弗得也至於乾道淳熙
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年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爲
題青城山上清宮壁詩云

造物困豪傑

意將使有爲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賢

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間

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倫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岳

稽首餐靈芝

金骨換綠髓

歟然松杪飛

丙午日金虜退師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許割三鎮詔書及肅王爲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兵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數道並進俟有便利可擊則并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國新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旗於河東河北兩岸上寫云準敕有擅用兵者依軍法諸將之氣索然矣○蔡京責授祕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鷗言賊臣蔡京姦邪之術大類王莽收天下姦邪之士以爲腹心遂致盜賊蜂起夷狄動華宗廟神靈爲之震駭遂竄蔡京儋州編置及其子孫三十三人並編管遠惡州軍在後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時使臣吳信押送信爲人小心事京尤謹京感舊泣下嘗獨飲命信對坐作小詞自

述云

西江月

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
會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蔡京居月餘怨恨而死年八十蔡攸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後移萬安軍朝
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傳首四方蔡脩亦以復辟之謗伏誅童貫初貶池州居
住量移郴州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追至南雄州斬之傳首京師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盡誅何足道

奈何二聖遠蒙塵

三月李綱追上皇於南京入居龍德宮○趙良嗣使虜開邊隙竄柳州尋亦就
誅○种師中擊虜於榆次死於難姚古師潰於盤陀退保隆德府再召李綱爲
兩河宣撫○六月太白熒惑歲星鎮星聚於張彗出紫微垣○七月彗出東北
長數丈北掃帝座掃文昌大臣李邦彥等奏曰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爲中
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勳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下詔
除民間疾苦十七事○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

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徇而師正部下衆不自安會童貫已誅其大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遂掠菑青間脅從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李彌大遣裨將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擒李福斬於軍餘皆棄甲遁其衆猶有萬餘人世忠單騎入其軍謂曰我輩皆西人平時惟殺菑賊那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衆皆羅拜而降○八月劉岑李若水使虜○十月竄李綱時韓琦不陷真定府○十一月康王構使韓琦不軍許割三鎮韓琦不犯京師朝廷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來者都城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効勇京東西弓手千餘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無人收之兵部則謂屬朝廷係樞密院當收樞密則謂自有所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謂庫部當收彼此互相推託皆棄之不收反遺之以與金人用○是時欽宗以手札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衛屯於玉津園叔夜同孫傳范瓊夜襲虜營不克閏月粘罕犯京師屯青城復遣蕭慶來議和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爲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禁出竟天

○丙辰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午時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翰離不等何臬孫傳與內侍等皆傾心尊信之又有劉孝竭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各效郭京所爲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接戰爲金兵分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爲軍士所殺何彥慶力戰死於城上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叔夜連四日大戰力斬金人金軍大將二人身被數創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上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蓋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厲聲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簡中

才看卷首可占終

兵來尙恐妨恭謝

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第

大師頻奏鶴翔空

如何直到宣和季

始憶元城與了翁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式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入城搬挈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閉戶不敢出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命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逐方巷廿四廂集民女子揀選出城父母號泣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恣行淫濫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爲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廿萬兩銀一百五十

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稟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鑲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刑及無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金使又言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爲臣所誤以至於此尙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

我來見國主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
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
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
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釧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
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
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求和
今幸虜營旦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
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於小室
曰元帥睡尙未起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
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會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
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祇應只有王副周
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

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
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問帝
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
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噓不
能食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
有人至帝前曰請國主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
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
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
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
請帝署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
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
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
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

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尙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尙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帝亦舉一二杯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南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發以准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中作二主宮宜

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宋人今日瞭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凡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卽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

三月初四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五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復可辨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牀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有毛麾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

萬里鑾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尙依然

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疊疊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寒夜宿竹簟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炤與二帝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以常服之服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因抗言力爭罵虜不屈虜殺之粘罕謂羣胡曰大遼之亡死節之臣甚衆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及葬得一詩於衣襟

胡馬南來久不歸

山河殘破一身微

功名誤我等雲過

歲月驚人還雪飛

每事恐貽千古笑

此身甘與衆人違

艱難重有君親念

血淚斑斑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張邦昌受僞命卽位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越四日庚申粘罕遣騎吏持書示上皇已先行矣謂帝

曰元帥今遣汝等赴燕京朝皇帝來日起行十八日早騎吏牽馬四疋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遂掖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上羹飯二小盃太上及帝二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阜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疾汝有湯藥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遲滯住遂促行掌騎吏千戶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二十九日行次將欲渡河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四月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

視朱后曰這一塊好肉你自喫之方喫酒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番官衣
褐紵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乘醉命朱
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
我后不得已不勝泣涕乃持盃遂作歌曰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觴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
速死爲強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
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
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

遂舉盃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
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盃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
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
要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

從北關過去或日至一鄉村數千家見澤利至有褐衣人前拜澤利奉上酒食
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腴又一日至一縣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
食內有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官取得肅王小女爲妻
要見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戎服見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
太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軍馬擁遏至此其首領萬戶不知姓名與
此知縣是兄弟遂將奴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說未畢爲知縣引回行數日
又至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
曰呼趙某父子二帝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金紫人朝服侍衛甚
多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呼指揮曰將宅二
人去見海濱王畢來日入城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
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王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
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
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爲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爲之奈何且

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尙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泡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烝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能降天神香烝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家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尙有七百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主者令引二帝出其門二后尙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橋叱令上馬而去又復行六七日始達燕京乃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旣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

日入見傳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孛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孛董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略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爲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傳敕封帝爲天水郡侯太上爲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喝命二帝及后謝恩左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於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皇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食止有粗飯四盃米飲四盃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尙加詬責是日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

某妻已死盡如之何左右言於官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乃徒步前行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至燕京北門宿捕司房六月初一日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昏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爲首者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宅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五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搜搶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宅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

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
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虱以至循行苦楚不勝言賴阿計
替令左右爲其洗濯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
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視之乃紗帛二疋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
其物同歸其物爲監者收其半復以舊褐紗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庶免汝裁
造也忽一夜聞外喊聲衆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二人一是契
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叛去謀
尙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告大金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
定火燒屋宇近百餘間被殺傷者七百餘人十八日早大金知軍在庭上引帝
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
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
人在你不得胡說噉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出血齒碎
令人拽去復入室中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進之二

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欲賜死更令往靈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尙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而方甦戒左右便行至晚出門帝身有傷苦痛起止不能太上因暑熱成病狼狽萬狀如是數日始達靈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其自縊也日惟一食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乃同知下千戶三人作亂因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攜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經三日別軍始至城中乃定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爲反者千戶所殺矣城中大

亂吾父子不敢出此奈何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之阿計替曰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復監視二帝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貴人對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紫衣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箇夫人面蓋韋妃爲彼妻之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亦稍可以禦寒矣金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疎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翫忽有一媿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入官人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卽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麩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引帝入室中間適間九哥是誰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又問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

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共分而食之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罷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媿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後來與不來未可知也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它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啜雞兀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瞧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

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詞狀番吏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靈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又遣阿計替往燕京下文字須二十日方還二官人且忍耐安心言畢而去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汙州聽候指揮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靈州自此以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塗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又行三四日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於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且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鈐轄周忠是

也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父子爲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夏宣和中西夏遣臣將
兵助契丹攻大金爲金人執縛降之臣今爲靈州總管願陛下勿泄又言四太
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皆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岳飛數人皆名將
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
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
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廣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拆地忍聽搗琵琶如今塞外多

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尙
煙霧動經五七里無人迹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忽見城邑雖在路之
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

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汙州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人煙稀少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頽弊廊廡若官籬落疎虞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靈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箇月不知其人還靈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靈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靈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靈州又從靈州到此處往復一十餘日不勝艱苦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今至矣俄空中雁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爲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

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計替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

〔天輔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當寵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於西汙州聽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爲韓世忠敗于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趙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妒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

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幾箇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汚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我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二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汚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一歲因

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靈州別後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於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遷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有中貴人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爲后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迹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實自京師破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尙在何不檢閱中貴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爲太子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了當中路又逢蓋天大王夫人韋氏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死矣言訖上馬而

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
 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簾囊二喪皆零
 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殮之葬于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放二帝囚禁城
 中自便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
 敢荅但以供需少飲食而已一日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
 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
 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
 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第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
 顧頗緩拘禁或日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帝敕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
 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
 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
 去且戒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
 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肅王女爲郎主妻前日

因妒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爲妃生一男一女今已位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弈棋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卽宮掖間所囚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恐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廿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爲燕京官妻十餘人並賜死故及瓜馱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線經梁間故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子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清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沸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卽愈沉者卽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

出口昏默困臥帝憂以不雲木自煎泡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卽位改元天眷有赦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卽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卽日發行五國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磽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如行濘泥中又爲瓦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噉出皆成血次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會長鑄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礪磻深百丈每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泛溢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

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澄飲之甘美二帝視神祝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傳聞九弟已遭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爲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不此祝謾求之耳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暄霧氣遮障遂停於一小市井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旗執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縲縛於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鬪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於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趨於二帝前拜伏如小兒

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獻帝後衆啖之而去又數日才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淖中居止因此大困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朮子啖卽愈帝亦進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可就此間埋藏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卽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尸於其傍用茶朮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究其日月乃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

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悼日夜不已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北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閒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入城見其邑甚壯同知名赤黎喝乃是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見之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鬻肉賜帝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喝問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赤黎喝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南行至燕京

絲是抵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路皆榛荆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間有遺帝衣服者有饋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日至一路傍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靈每遇貴人到此必先於夕前報之昨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祇候某等故以酒食獻阿計替并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山阜間有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有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廟無牌記其人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佛經曾有天羅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鑄二金剛並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盃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荅趙

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久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及視茶器盡是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卽獻茶者是也衆人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國必矣敢先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蓋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感暑中帝與隨行人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矣俄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一小兒有朱

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尙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州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井中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至驛中小室亦有牀褥几凳帳幙之屬帝見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歷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各賜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日行至平水鎮去燕京只廿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並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臥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況宅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版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荅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荅曰它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

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將至雞鳴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詳相約來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遶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二事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卽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時旣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於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勞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荅禮止之遂呼左右將宅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閣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

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宛轉近六五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鄰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牀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並免朝見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海濱侯居所則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中爲監守人帝居一小室或與僧閒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於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

北未甚寧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欲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乃南北流
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
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冬
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
中已及二年只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
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因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
有水火則隔門取給於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衽一一皆取於外且言
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牀几稍稍似安
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遞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是歲帝
所居室有怪過夜悲嘯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郎主生日嘗賜酒肉於威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秋
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

門又再遣至胡婦人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凡損廿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居於城東玉田觀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命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概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及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與金主卽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

〔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殺潛王詠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攬威服及內侍鐵立深祖並典國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卽位改元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頓粗惡其廨院卽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貞元二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

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況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一岐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不當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敢諫者死隨以酖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於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廡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廡院錮之甚密貞元六年亮又遺書與秦檜又得檜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帝在右廡院拘囚久生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因改元於宋紹興廿六年正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夏主詣軍前納款帝猶在右廡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延禧并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掬時帝手足顛掉不能擊掬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爲擊掬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旣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

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是歲亮刷兵馬南征矣

且說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韓琦不軍營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以告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於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韓琦不心亦憚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子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欽宗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儉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

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於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熏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所以蒙塵於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膻者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柰何幹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辨黨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離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尙持論於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謂也十一月幹離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欽宗謂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親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辯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

北將爲潛歸之計且說韓琦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趨避行路困乏因憩於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階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柰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於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莊覺爲飢渴所逼奔入一村莊略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莊中老嫗徑出莊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爲商於磁相間因爲金兵劫擄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給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悠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於虜軍吾兒得爲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尙可爲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別嫗而

去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彞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爲割地使彞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勸王人心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著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

乙亥侯章齋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

等皆歸順又得萬餘人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驚愕
康王密禱於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冰已合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壬午
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
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請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
開德揚聲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二月次濟州元帥
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
勉自河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徽宗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虜
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卽真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臬召康王興兵以
圖恢復曹勉得御札於何臬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
位號卽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

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赦青苗錢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概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贓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子邢恕冬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當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權府郝仲連力戰死於虜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拔河南韓离曷攻山東婁宿攻陝西○六月李綱入見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

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命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在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又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儻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傳古徐大鈞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污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竄張

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逐各有等差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實來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涂秉哲吳玠莫儔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傳文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尙爲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

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七月詔取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虜使於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於別館不知一二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訐謨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壁於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比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於度外表上不報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曰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愨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十一月粘罕欲并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

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高宗下詔擇日還京建炎三年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沮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贊高宗還京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王倫使虜與傅雱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建炎三年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遺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中原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給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

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高宗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於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可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襄鄧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務南

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九月
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建炎二
年春正月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陽
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
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初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
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
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
荅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胄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
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荅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
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鏐至京口
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鏐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矣後
人有一詩道

入言一門外飛塵謀未歸

安危大計類兒嬉

君王馬上呼船渡

丞相堂前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於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稅叛降之惟通判楊邦乂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十二月高宗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於明州大捷建炎三年正月兀朮再犯明

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虜歸過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於太湖幾乎生獲兀朮四月韓世忠邀虜於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得濟願還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鍊鐵爲長綆貫以大鈎每鎗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結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告虜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蓬簷可不攻而自破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金虜犯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牛皋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皋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

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紹興初賊臣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爲參謀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亦北人將安歸乎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以沮諸將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講和酣豢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倫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故劉後村有詠史詩一首云炎紹諸賢慮未精今追遺恨尙難平區區王謝營南渡草草江徐議北征往日中丞甘結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憐白髮宗留守力請鑾輿幸舊京

重彙宋本宣和遺事跋

余於戊辰冬得宣和遺事二冊識是述古舊藏詢諸書友果自常熟得來但檢述古堂書目宋人詞話門有宣和遺事四卷茲却二卷微有不同後檢高儒百川書志於史部傳記類云宣和遺事二卷載徽欽二帝屯太二百七十餘事雖宋人所記辭近警史頗傷不文據此則二卷非誤又文淵閣書目亦載是書其卷數未詳可知此書向來傳布備藏書家插架久矣己巳春游杭州登城隍山於坊間又獲一本與前所得本正同而前所缺失一一完好因動開雕之興用宋體字刊之原本多訛舛處復賴舊抄校之略可勘正板刻甚舊以卷中惇字避諱作惇證之當出宋刊敢以質諸好古者學山海居主人漫筆

國家圖書館



002452219

